

三蘇先生文粹

十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
穎濱先生

論

蜀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讎推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為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訐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羣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疆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燕趙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
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饔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
親爲之行禮蓋以爲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
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嚚無恥不可
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
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
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
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
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
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推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
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
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推魯少文者可
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
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推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
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
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
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
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
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
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
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爲能若民
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
大夫之寡也

西南夷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爲大
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爲部百家爲黨見利則聚
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

久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畜庶莫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每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與通今邊鄙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躪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彼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疆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

西戎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疆則臣狄狄疆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疆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疆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疆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疆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

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
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
疆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
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
狄疆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
而西戎非有疆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
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
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爲北方有疆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
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
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疆很而好勝是故可以
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
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爲戎狄之俗不
喜自相攻鬪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爲
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爲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
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使士練習而不
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
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爲起兵
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
必將得其權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疆而莫或收之而使爲北狄之
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北狄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
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
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
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
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羶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
之利此 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
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

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懼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

五
六八五

公羊傳

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推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三

頴濱先生

論

周公一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爲不義武王既殺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悅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彊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爲之佐以成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爲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患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之所忌而下爲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子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於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周公二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棊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斤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

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彊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

也楚為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行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
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為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
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
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
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彊人者
也立法以彊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伯夷 叔齊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
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
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
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
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
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
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而廢之
也

管仲一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以威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
止五公子之亂使威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
有三歸威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
所從起也然威公之老也管仲與威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
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嗚
呼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慾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況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威
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
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近君非人情難近公曰
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威公不用其言卒近
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
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嗚呼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管仲二

孔子稱管仲相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民到于今受其賜以仁許之至於子路稱其果而已曰仁則吾不知也然孟子以爲子路曾子之所畏而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何哉夫管仲之所以爲其國者至矣然其所以不若三代者蓋求而後得之非其有餘而自及之也孟子有言居下位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說親有道反身不誠弗悅於親矣故人必先自信自信之餘而後親信之親信之餘而後友信之友信之餘而後君信之君信之餘而後能治民皆以其有餘及之未有不能誠身而能治民者也雖或能之民之報之也必粗夫子路自誠其身而爲之矣而其功夫省及民管仲其功足以及民矣而其身未嘗自信也故三歸反坫子路之所不爲而九合諸侯子路之所不能也由子路之道惟其不成成則堯舜是也由管仲之道止於是而已矣此孔子所以取之而孟子之所以不予也

晏平仲

管子以威公伯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爲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威公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九合諸侯攘却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羣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遊東都以爲無害至於宋璟介潔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常以元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柳下惠

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王而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於魯而不去行若冰炭之異而聖人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然則伯夷必陷於狷柳下惠必陷於鄉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君子平治其心外累既盡至於不可加損人莫得而見也惟其出處語默應於外者不一而其中未嘗違仁然後知其爲同耳然孔子之論此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嘗以聖人許之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蓋孔子之稱夷齊以爲賢於當世之君子至於當世諸侯大夫則不能望其垣牆耳非以爲堯舜等比也故其叙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乎至孟子始謂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與孔子異而世俗又從而廣其說曰此三人者皆聖人之趨時者也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夫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爲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也哉此皆妄意古人耳湯之稱伊尹曰聿求元聖與之勳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之自稱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及孔子叙書皆不以爲過謂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

曹子臧 吳季札

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爲貴雖齊威晉文皆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棄而不顧而況於爭乎子高二子之義欲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邑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掛劍於墓不以死背其心葬子贏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重故也

范文子

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卒蒙
弑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子以死易亂而欒武子恥失
諸侯不知兵之加其頸也其愚智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
原論晉大夫之賢者稱范文子遺文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
彼以死生取之是以遺文子歟

知營趙武

齊威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威公歿而齊亂其後
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
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
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爲難
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營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
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
晉之羣臣中行偃欒廩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營爲中軍

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
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營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
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
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
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
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
爾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
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
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常先諸侯
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
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彊而
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
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
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叔向

樂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為叔向請以其同也棄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為己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有秉甲之變交聘有司官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受其辱而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丘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嗚呼殆哉彼不幸而仕於衰晉蓋不得已而然歟

鄭子產

子產為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寬難子太叔為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為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孫武 吳起

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時晉伐阿鄆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子薦穰苴景公拔以為將使寵臣莊賈監軍穰苴因其後期戮之三軍畏之為之用命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景公九年北燕伯款奔齊十二年公朝于晉請伐燕而納款十三年伐燕取賂而還十八年使高偃以兵納款于陽是歲公朝于晉投壺有言明年晉侯盟諸侯于平丘齊不欲盟晉人怒自是始貳于晉而未絕也四十五年公盟鄭伯于鹹盟衛侯于沙始叛晉自是凡四伐晉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為湣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耶事既不信故刪去穰苴而獨為孫武吳起立傳

伍子胥

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范蠡

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紹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云此固無足言者如陸遜之於孫權高穎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爲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四

頴濱先生

論

商君

解牛之技恥於屠狗禦人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疆國之事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疆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爲市於齊管仲不受而諸侯歸之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爲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爲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爲寄殺者殺之無罪妻爲逃嫁者子不得毋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然鞅之死一五年至於車裂而李斯之死至具五刑皆被赤族之禍天之報人豈誣也哉

蘇秦

秦彊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爲橫者易爲功爲從者難爲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爲愈歟蘇秦本說秦爲橫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其所難爲之期年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爲約書入秦秦人爲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張儀

戰國之爲從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汙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

色耳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不知而見者以爲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悅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詭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樗里子 甘茂

蘇秦爲諸侯弱秦而張儀爲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彊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能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穰侯

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叛逆昭王以逼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爲國慮矣而范雎欲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白起

予嘗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遊談之士使起勉彊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讀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決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爲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叩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而難之歟

王翦

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子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

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爲相單語趙奢曰非吾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疆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爲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髀之薄則刃不斷無鈞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爲鈞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爲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城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陣之間爲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孟嘗君

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以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爲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與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爲壯曲爲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威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平原君

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爲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拒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爲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

相危國拒彊秦難矣哉

魏公子

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威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因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春申君

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盜爲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爲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槩於中乎

范雎 蔡澤

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勲而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雎勇絕之獨不媿穎考叔茅焦乎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子觀之范雎蔡澤自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樂毅

梁惠王拔趙邯鄲而齊宣王敗之馬陵虜其太子申齊湣王滅宋而五國伐齊湣王出死於莒何者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兵之招也故非有功之難而有以保其功之難耳樂毅爲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毅之本計歟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廉頗拒王齮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亮於岐山智均

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而要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齊之衆而臨二城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爲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蘭相如 廉頗 李牧

蘭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彊秦以禮爲國不較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頗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爲力艱矣卒以用捨爲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田單

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彊齊之衆棲田單於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胙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際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五百八十四

蘇子四

五

劉六

屈原

漢賈誼爲長沙傳過汨羅爲賦以吊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爲使此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幾乎其志也哉

虞卿

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罔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爲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

戰國游說之士非從即橫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駭衍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波瀆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矣

呂不韋

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李斯

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詩書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姦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蒙恬

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邪使毅還禱山川至于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扁鵲

子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為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左氏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辨此耳扁鵲見趙簡子齊威侯而中有魏公之事辨之云在春秋之初而趙簡子在春秋之末齊威侯復次其後或疑其說之妄然戰國之

際薛云父矣而孟嘗君稱薛
公安知是時無號公者哉

刺客

專諸 豫讓 聶政 荆軻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爲賢孔子疾之齊豹以
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蔡公孫翻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
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翻之類
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爲舊君報趙襄子有古
復讎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彊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
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
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
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沫以匕首劫齊威求侵地者
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沫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爲口
實而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爲
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爲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
於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匕
首劫威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于柯足以知其非要
盟也是以削去曹沫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滑稽

優孟 西門豹 淳于髡 優旃

太史公傳滑稽三人褚先生一人皆以優笑有益於事故并錄之然
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特以止河伯娶婦事發於俳故巧而捷
是以載之滑稽而實非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四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

論

鄧禹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希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磐石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然赤眉方彊急之實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彊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匭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隗囂

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壠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兵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



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
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
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
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
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其所宜從
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
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表
雍容風議皆有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
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
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
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陳蕃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將
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

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
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
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反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
欺天今道路詢詢皆言侯覽曹節公乘听王甫鄭廙等與趙夫人諸
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
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
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作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
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耶蕃一朝老臣
名重天下而猖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
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李固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
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
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彊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

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爲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異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王爲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異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相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王翼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翼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荀彧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筭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子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竅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一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夫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

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可慮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憑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過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徂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忘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詡二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為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彊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苻堅擁百萬之衆恥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覺謝安乘苻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苻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恥不若

人怵於外之患也

羊祜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弒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旣受魏禪中原富彊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

江之險以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旣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埶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

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關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僞要之

與王行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揚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王導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塗慾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力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辭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為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為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為國魯自宣公政在

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洎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嬰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為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為鄭國小而偏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為卿以次己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

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哲鄭乃大治如導所為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斃秦侈以成其終也以為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祖逖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己將疆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疆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為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為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為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奔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彊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云何者東西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為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裂疲人以逞

才不副意徒使財單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廬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相溫東討慕容西征苻堅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相溫終以敗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反而況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南未遑征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夷狄乘釁毒流中原耳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沉溺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也帝以逖為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為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為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石勒之疆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母葬成臯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荅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

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逃快
快不得志死蓋敵疆將弱能知自守之為利者惟逃一人夫惟知自
守之為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符堅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威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
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為人患宜漸除之
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于淝上歸未及國而
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
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霸者之略而懷無
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
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相冲為之將相君臣相安
民未患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釁而
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也

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
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
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虢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虢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
黼皐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
其所以處之如何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虢之遺孽猶與管蔡
間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克虢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
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
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帥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茲虢頑民
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
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虢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虢人豈苟
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心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
於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
萇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覲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六

穎濱先生

論

狄仁傑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
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
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
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無奈何勢必至此也
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
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
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旣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
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太山之安矣
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

六四三吳正

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
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
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
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
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
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
三思立廟無拊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
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
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
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
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旣立而張易之昌宗
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
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
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

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彊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姚崇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爲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羣臣多不以爲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爲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爲事已可疑矣旣而崇所親吏趙誨以昧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頌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

卷五十六

二

六三十一 正

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爲人非爲己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官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旣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羣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己爲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唐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爲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無妄之二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其三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獲必菑而後畲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獲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畲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括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

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羣臣爭爲聚斂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爲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爲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

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芄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貫筭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勞遭誣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況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

卷五十八

四

列正

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畝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工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旣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

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為帥張絳既為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贄而贄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贄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威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為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著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為使贄反國而為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也哉

牛李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

七、五、一、八

五

七、三

昌

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疆方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贄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

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疆家上不墮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訐其乾沒府錢四十萬婚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襲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韜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己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

蘇五十六

六

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不知宋之不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酒聲色之虞官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機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仄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帥而已爲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

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釁以伐人蹈齊滑之禍而以為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讎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威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為不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威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凌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

蘇五十六

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為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為宰相而權不在己禍發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為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為妄語人太祖為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恕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為伍棄之而去食薇

蔽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六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七

穎濱先生

論

孔子

孔子一用於魯不成功矣而魯定公季相子皆庸人一為女樂所娛視棄孔子如脫弊屣孔子去魯而遊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盤桓以俟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間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歟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狃於晉欲從佛肸弟子或疑之而後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魯人不以為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為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歟

顏子

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子之好學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舟雍

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



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宰子

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取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弟至於如此豈不為孔氏惜哉

戰國諸子誤以為宰子皆不足信也

子貢

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子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之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紜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冉求 仲由

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懼季路與

惺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惺以取衛其不釋惺明矣孔惺不出
遂攻而勝之則爲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
而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

卜商

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
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達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
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旣爲之區別穡種而時耨之風雨旣至小
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
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
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
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大
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曾參

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也曰

卷三十一

三

六六六

六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
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
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
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
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爲忠恕則知
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旣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
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
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旣
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
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之所以不告
諸弟子者蓋謂是歟

曾點

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歟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彊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

樊須

樊遲之學爲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有若

苟至於君子未有無恥者也孟子稱禹崩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歿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况太史公乎

老子一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爲之言則天下之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爲不然則誰肯信以爲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曲直雖楚人可以与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爲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唯不務辨其是非利害而以其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爲尊於天下爲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爲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爲周公而仲尼之爲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爲說不可以周孔辨也何者彼且以爲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

其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且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彊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子二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權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遊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

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不可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老子三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士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洒掃應對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爲

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至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一章子嘗為之解其說如此

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今觀穆王與化人遊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僊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孟子稱楊氏為我其害至於無君楊朱之說不見於世而列子時取之蓋其所以為我者必有聞於大道而失於偏故列子莊子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楊朱之篇以愛身故至於遺禮義毀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君者矣雖列子亦無取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詳以為朱之言皆不可棄而并錄之過矣

莊子

子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子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子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子嘗疑漁父盜跖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譏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譏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

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說耳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也

孟子

孟子生於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彊暴以此遊說諸侯諄諄言之冀其或信而諸侯皆習於鄙詐莫以爲然者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之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君招而撫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也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祖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鋒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相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旣一復散裂爲五胡離爲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鋤僭僞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天下旣定輕刑厲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其仁過於前代是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戶口充溢有死於癘疫而無死於兵亂蓋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荀卿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陰陽之未形也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陰陽之未形也謂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之中中則道也其在人爲性及其發而中節仁義禮智之用見於物則所謂善亦所謂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之言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則指善

以爲性至於荀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則曰人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爲性而不知其非二子之失一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荀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荀卿之失則遠矣

申不害 韓非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媿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旣已不知說矣而況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葉公

孔子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春秋之末諸侯之士智者多矣而未見其仁也葉公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旣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爲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爲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國之利於是可言仁矣昔孔子去衛盤桓陳蔡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

孔子使聖人之效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而獨以其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七



